

细数“京剧四大名旦”的最后

梅兰芳：夙愿未了身先去

梅兰芳的“梅派”艺术以“少而约、静而动”的特点开创了京剧艺术高峰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尊敬。

前苏联是梅兰芳早年留有美好记忆的国度。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，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参加盛大纪念活动，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。他到莫斯科后又引起了一番轰动，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，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报梅兰芳的名字时，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有人呼喊起“梅兰芳”的名字。1957年夏天，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，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。他是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。从1960年起，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《柳毅传》改编的《龙女牧羊》，他和副作者先后认真交谈了十余次，并从剧情到表演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。但从这年入冬起，梅兰芳就因长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。来年六七月间，他终因难以撑持住进了医院，经医生诊断系突发性心脏病。8月8日，他病情突然加重，溘然去世。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。这年他仅68岁。

尚小云：十年蒙难心力瘁

1966年5月，尚小云正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剧《秦岭长虹》和改进戏校教育奔走。想不到6月1日林彪、康生等人炮制的那篇大动乱宣言书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出台，戏校就和全国一样炸开了锅。大字报铺天盖地，“打砸抢”随处可见，尚小云被扣上了“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”的帽子遭关押批斗。那些黑白颠倒、无中生有的罪名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。他几次被拉到西安闹市中心，被野蛮地挂牌游街。同时，他的家多次被抄，门被糊上了封条。夫人和儿子都受牵连同他一起被关进“牛棚”，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。最痛心的是他多年集藏的《九宫大成》、《集成曲谱》、《遏云阁》等大量关于戏曲、诗词、历史的古籍，都同其他财物一起被红卫兵抄走，顷刻之间荡然无存。1973年，在周总理等斗争下，“左”的猖獗稍稍收敛，尚小云获得了“解放”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但8年的折磨，他坚持每日练功的雄健身体被摧

残了，先是全身伤痛，继之左眼失明。

1976年春日的一天，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，家人送他往医院抢救，因系心脏病猝发，于4月19日逝世。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悄悄地走了。

程砚秋：鞠躬尽瘁殉艺术

新中国成立后，面对国内戏曲百花园的万紫千红，程砚秋也不甘人后地要为她增色添彩。1952年10月，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上，程砚秋献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之一《三击掌》，获得了荣誉奖。1956年，他拍摄完成了《梁山泪》一片，表现了他艺术追求的决心和毅力。可惜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艺术创作。

1957年春天，不满足于仅是一个党的追随者的程砚秋，渴望成为这伟大行列中的一员，他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却一时突然出现了变化，院党组织暂时顾不上讨论，程砚秋就找党内联系人倾吐了自己的想法。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大赛即将拉开帷幕，程砚秋作为评委之一也将出席。这时正好周总理也在那里访问，这位联系人便建议他是否在那里找总理面谈一下。实际上，周总理对他的想法也已知晓。所以，两人见面后总理便关切地问：“砚秋同志，你为什么还没入党呀？”程砚秋答道：“我最近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但是缺点太多了。”谁料周总理却一连串地摆出了他的许多进步事例，又严肃地表示：“砚秋同志，如果你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愿做你的人党介绍人”。

回到北京，贺龙元帅知道后也托人捎来话，愿做他的第二入党介绍人。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，总理办公室来电话，约程砚秋夫妇去总理中南海住所吃螃蟹，贺龙夫妇也到了。饭后，总理和贺龙在另一间屋里和他严肃地谈了对党的认识、现在的优缺点和今后奋斗目标等问题。总理说：“自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入党后，30年来我是第一次介绍人入党。砚秋同志，任重道远，希望你不停步，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。”程砚秋凝视着总理炯炯的目光，感到了党的温暖和期待。戏曲研究院党组织

很快讨论通过了他的人党问题。

1958年新春伊始，文化部领导亲自约他谈话，把率中国艺术团到

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重任交给他。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戏剧艺术，程砚秋抓紧指导安排团员编排一些精彩剧目。当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时，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。病情稍稳定，田汉等人来看望他，他焦急地要求出院。他说：“剧团要出国，我有多少事要做呀，我的岗位不是在医院。”经大家劝慰，他才稍稍安心。不料1958年3月9日，他的心脏病又因突发性梗死加剧，仅几分钟便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，年仅55岁。

荀慧生：孤单告别人世间

建国之后，荀慧生出于对新中国戏曲事业的挚爱，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，仍热心地传艺授徒，以求京剧艺术后继有人。为此，他除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、中国京剧院等处兼职授课外，还于各地演出时发现好苗子随时加以指点。被他提携的优秀演员不计其数，有董芷琴、吴素秋、李玉茹、孙毓敏、宋长荣、刘长瑜等人。荀慧生向他们授艺，几乎是逐句逐段讲戏，一招一式示范。由于他的倡导，中国戏校曾开设了练字学画课程，他专门讲授了戏理与画理相通的道理。1966年暮春，神州大地已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，他歌艺剧坛三年之后，在家中精心绘制了一幅青碧山水图。画面上山峦起伏处江流环绕，蓝青碧水间桃红柳绿，这满幅的生机寄托着他为祖国大好河山的爱恋。

但仅隔两三个月之后，先是田汉、周信芳等老友纷纷中箭落马。随后，他也在戏校大字报“榜上有名”，被呼之为“反动艺术权威”。这一年的8月23日上午，他被带到北京孔庙的市京剧团时，顿感气氛的沉重。红卫兵在这里焚烧戏衣、唱本和书刊，他和一些老演员一个个被揪下头认罪。夜晚，他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中，家中已一片狼藉。第二天，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，终于倒在了城外沙河的大路旁。

此后，荀慧生的心脏病严重发作了，但他不仅得不到治疗，而且还被勒令写“交代材料”。1968年12月26日，一代大师荀慧生病故北京，终年68岁，当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在场。

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害死林肯的那个保镖

关飞

林肯很喜欢独处，有时甚至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点漫不经心，尽管在1864年8月时他独自骑马险些遭遇不测。他总是独自去教堂或者看戏，而且他讨厌有保镖前呼后拥，经常在夜晚时在白宫与陆军部之间的路上独自徘徊。不过最糟糕的事情，是他遇到了约翰·帕克这个最不适合做保镖的人。

帕克年轻时从弗吉尼亚来华盛顿时以木匠为生，并在1861年警察局组建时，摇身一变成了首都的首批警官，他的从警记录充满喜剧色彩。他言语粗鲁，值班时醉酒。有次巡逻时他在电车上睡着了，他的理由居然是，他听见电车上有鸭子叫，他需要上车调查。就是这样一个玩忽职守的醉鬼，在1864年11月华盛顿警局成立常设总统护卫时，成为入选的4名警官之一。

那天，帕克应该在16点时接班，但他迟到了3个小时。林肯21点钟到达戏院，《我们的美国表弟》已经开演。演员因为总统的到来停了下来，林肯向鼓掌的观众鞠躬并坐在了舞台右侧的包厢里。帕克就坐在包厢门外的走廊，那里看不到舞台，

宋太宗的悖论

徐强

宋太宗本名赵匡义，因避宋太祖之讳，更名为赵光义，他当了皇帝后，又改名叫赵灵。明人江盈科《雪涛小说》里有一个关于赵灵的故事，情节大致是这样的：

一天，赵灵微服出官，到街上体察民情，看见一个乞丐赖在一家商店门口讨钱，又骂又跳的，怎么也赶不走，吸引了一大帮乞丐和民众围观。突然，人群中闪出一个身影，一刀把乞丐杀了，跟着又像风一样消失了。这个颇有金庸小说味道的神秘刀客，正是赵灵。

第二天，京城的行政长官——开封府尹急忙向赵灵汇报了这起发生在皇城脚下的命案。赵灵假装不

知情，让务必把凶手缉拿归案。府尹遵旨，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找不到半点可以破案的蛛丝马迹，只好如数回禀。赵灵闻言，把脸一沉，说：“不行！这是朕亲自督办的案子，一定得破了！”府尹走投无路，狗急跳墙，索性把遭到乞丐“强讨”的那个商人抓来刑讯逼供，估计灌辣椒水、骑老虎凳什么的，全派上了用场，结果不言而喻：这个倒霉的商人“被杀人”了。好不容易找了个替死鬼，终于可以结案了，府尹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赵灵请功。赵灵问：“情况属实吗？”府尹答：“属实！”赵灵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属实你个头！那乞丐是我杀的，你怎么可以冤枉无辜呢？”

心肠。但作为总统警卫之一的威廉·克鲁克把林肯遇刺的主要原因都归结于帕克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他自知失职，第二天像个罪犯一样出现在众人面前。”他被指有罪，但一个月后就撤销了，在任何的官方报告里更也没有提到过帕克的名字。

更过分的，帕克不但继续任职，还在保护林肯夫人，直到她搬出白宫回到伊利诺伊州。林肯夫人的裁缝伊丽莎白·凯克雷回忆林肯夫人与帕克的对话，林肯夫人哭着问帕克：“那么，那晚就是你当班——帮着谋杀总统吗？”

帕克一脸窘相地说：“我没杀总统，我不会杀像总统先生这么善良和伟大的人物。我承认我错了，非常懊悔。”他用对林肯的无限赞美掩盖了自己的醉酒失职。

林肯夫人训斥了帕克，但不久之后她却写了封信让帕克免于征兵入伍，有历史学家认为帕克是林肯夫人娘家那边的亲戚。帕克在警局继续干了三年，但在1868年8月13日，他终于被炒了，因为在值班时间再次睡着，他又成为一名木匠。他患肺炎去世后被埋葬在华盛顿格兰伍德公墓，巧合的是，那里现在叫林肯路。帕克没有留下任何照片，没人知道这个嗜睡的总统警卫长什么样子。

摘自《看世界》

龙颜一怒，乌纱不保，府尹当场就被革了职。

江盈科讲这个故事，旨在告诫官员们办案须谨慎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千万不要滥用职权，制造冤狱，草菅人命。宋太宗赵灵的本意，大概也是如此。

不过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个故事却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。在那时，还是人治时代，没有普遍的司法公正，只有局部的司法公正。平民杀人必将遭受法律惩罚，皇帝杀人却是小菜一碟。赵灵说“人是我杀的”，说完就算了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。最荒诞的是，宋太宗赵灵之所以杀人，竟然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。也就是说，他采取了一种违法的手段，却想达到维护法律尊严的目的。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。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美文闲读

将军本色是琴心

刘雅娟

1700年前一个融融的春日，秦淮河上，两位衣着亮丽的公子对坐船头，其中的一位，正入神地吹着长笛。客人们围聚在四周，仿佛已陶醉在那仙乐一般的笛声中……曲终意尽，那吹笛的公子即离舟而去，演奏者和倾听者竟始终没有作一句交谈。

听者，是著名的风流才子王徽之。演奏者，是东晋的大音乐家桓伊。而这支“仙曲”，就是古曲中最纯净、最澄灵，也最超拔的《梅花三弄》。

作出这样“仙曲”的桓伊在史上并不出名，但也独特得难能有二。他“善音乐，尽一时之妙，为江左第一”。当时，无论是皇帝，还是官员，都能听他一阙笛曲为终身的骄傲。然而他在“大音乐家”头衔之外，他还是一位军事家！

东晋本就是一个以“神韵”著称的时代，名士们或清峻，或优美，或洒脱，或俊逸，所以，指挥大军冲锋陷阵的将军们，也都透着一番“半人仙风”的艺术气质。而桓伊，无疑是这群“艺术将军”中最出众的一位。

东晋的士人们大多都是重文轻武的，而桓伊却不然，他自幼便文武双全。当披上戎装，他就再不是那个在秦淮河边潇洒吹起《梅花三弄》的佳公子，而是一位真正真正的英武将军。他统领豫州军事十几年，一直都在和前秦对峙的最前沿。淝水之战爆发，苻坚90万大军所指，正是桓伊所统领的豫州。桓伊率领豫州军和谢玄的北府兵合力作战，终于在淮河边大败前秦主力。也因为这赫赫战功，他很快被加封了永修侯的高爵。

然而无论怎样官高爵显，桓伊始终和煦、纯正、率然。为王徽之吹《梅花三弄》的桓伊和从淝水战场凯旋的桓伊，从来都是一样的。

当皇帝听信谗言，猜疑为国立下大功的谢安时，桓伊深为谢安不平。朝堂宴会之上，皇帝点名要听他的曲子，他却抚琴动情地唱起了曹植的《怨诗》：“为君固不易，为臣独难，忠信事不显，乃见有疑患……”他是借着歌中周公的典故向皇帝讽谏，为谢安申诉不平。当他慷慨激昂地唱完，皇帝满面惭愧。而一世喜怒不形于色的谢安，此刻竟也被他这真纯所感动，禁不住泪洒沾襟。

桓伊是不凡的，艺术给了他纯正的底蕴，而将军的特质，又赋予了他浑然的刚力。借歌讽谏正好将这两方面都张扬得淋漓尽致。

桓伊是一位真正的将军，和那些有了艺术就会忘记国家的名士们大不相同。披起戎装，他是一位担国之大任、马革裹尸亦无悔的将军；脱下战袍，他是一位纯灵得仿佛《梅花三弄》中，我们时时所能感受到的、飘逸之下那蓬勃的生机和跃动的刚力。

不知是桓伊造就了《梅花三弄》，还是《梅花三弄》成就了桓伊。也许人与曲，原本就是一样的吧！

摘自《国学》

这张画，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深邃，那么饱满却又那么萧索——它厚重，更抵达内心，更让人觉得这世间的寂寞，有一种，高不可攀。

有朋友，是乡间中学教师。他喜欢阅读与画画，一个人在边远的乡村里，远离繁华与虚荣，有一天，我接到他的短信，他说：喜欢在夜晚听鸟鸣叫，极少和人交往，只和自然对话，大量阅读，回归本身的宁静。如果有一天失明了或聋了，那就回到内心渺小的光明和单纯。

我知道，这世间必有一种人，以最单纯最干净的态度，以植物的姿势，骄傲地寂寞着。我去过那个中学，简陋破旧，学校后面有一条长堤，在三四月间，大叶黄杨抽出枝芽，风吹来时，那些树树像在跳舞，没有人欣赏，但它们跳的仍然是绝世的美。

自知一生不可超越。有时候，抵达内心的狂热只有自己知道，那一刻，如生如死，淡定自然。满池荷花，化成欢喜，在光阴里，可以永远留存，那一分，那一秒，那一刹那，是高不可攀的寂寞，枝枝蔓蔓缠绕起来，记得时，心存感激。

摘自《长江日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39 E-mail:zwbwh1616@sina.com

说知论智

王蒙

什么是智慧？是“知识多”吗？不。知识多，是渊博，是活字典，未必就是智慧。掉书袋(指说话好引经据典、卖弄学问)的人，学贯中西、文通古今的人，是学问大家，但未必是最好的智者。仅仅有一种绝活，人们会称赞你心灵手巧，称呼你是能工巧匠，却不一定认为你很有智慧。

今天，追求技巧、想走捷径成功的人越来越多。这又是“智慧”吗？不，最多是心眼多，是投机取巧，是机灵鬼。智慧要求远见，要求眼光，要求对于对象的整体性把握，要求不仅经得住一时一地一事考验，而且经得住较为长期与全面的检查。智慧要求举一反三，融会贯通，要求有所不为，有所作为，要求学有新意，事有新意，言有新意。

智慧，是指人的一种高级的、主要是知性方面的精神能力。“智”强调的是知识与胆识，是能够作出正确的

判断、估量、选择与决策。“慧”主要是悟性，是对于是非、正误、成败、得失等的迅速感受与理解掌控。

尽管智慧给人的印象首先是一种能力，但能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品质与境界。我们说到远见、大局、明辨、敏锐与周全，说到选择与决策、承担与应变、淡定与冷静、正视与勇气，这都不是鼠目寸光、私心杂念、斤斤计较、患得患失、蝇营狗苟、妒贤嫉能、夸张矫饰、胆小怕事、苟且偷安的人所能做到的。相反，只有具有远大的目光与宽广胸怀的人，具有谦逊兼听、从善如流品德的人，具有求知好学、服膺真理性格的人才能做得到。

我还喜欢讲一句话：智慧是美丽的心胸，更从从容的举止，更自如的挥洒，更多的包容与承受，当然也有更多更多的自信、自尊、自爱。

在中国古人那里，不常用智慧这

个词，而喜用“知”。儒家讲得更多的是“学”字，要人重视学习，重视切磋琢磨。老庄常常抨击或贬低知，提倡厚朴，反对滥用智谋。老子讲大成若缺、大盈若冲、大巧若拙、大辩若讷，这些意思都与我们今天讲的“大智若愚”相通。真正的大智是深藏的，若不是那么张扬外露的。这也包含了警示人们不要耍小聪明、不要一心投机取巧、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。

大的智慧，不等于万事通，事事通。有些有大智慧的人，某件小事上可能冒傻气。比如牛顿，为了便于家里里一大一小两只猫出入，要求木匠在大门上凿出大小两个猫洞；因为着迷做实验，煮鸡蛋时却心不在焉地把怀表放进锅里。

怎么获得智慧？自然要汲取全世界的一切智慧成果，弘扬民族文化的益智精华，倾听时代高端与科学前沿的信息与呼唤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对我们的生活实践，有所实验，有所创新、有所尝试、有所撷取、有所思索、有所发现、有所见解。智慧的依据是生活，是世界，是实践，而不仅仅是书本。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语。于是你开了口，没说出这样的话，却挤出几句咄咄逼人的“语带双关”的酸话。

你错了，都错了。当你面对他人，心头涌现非自我功利目的、自然亲切、朴素厚实的好话时，你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不要退却，不要扭曲，你要快把好话说出口。只要你确实由衷而发，确实不求回报，确实充满善意，确实安心无愧，你就大大方方、清清楚楚地把好话说出来。即使遇上“狗咬吕洞宾”的情形，“好心换了个驴肝肺”，你也并无所失。因为你焕发着人性善的光辉，你把好话给予别人，即使是你的亲人，那也是必要的播种，善意、爱意、亲和意向的种子。

一般来说，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，是会接受它的。这种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，多半会生根发芽，发出芽，开出花，结出果……即使是日日司空见惯已被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浪漫的夫妻，如果在一霎时有好话涌上心头，你赶快把它说出口，不仅仅不多余，甚至会成为携手共度岁月的重要黏合剂。

人与人之间需要好话。非自我功利目的的好话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了，而是还很缺乏。

摘自《石家庄日报》

心，怕别的同事视你为“拍马屁”，更怕这会丧失自我尊严，于是，你将话咽了回去。

在楼门口遇上邻居全家，老少三辈，全体出动，是去附近的小饭馆聚餐。看到他们和谐喜悦的情形，你想想跟他们几句祝福的话。可是，你想到人家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家说过什么吉利话，又觉得此时此刻，人家也许并不会视你你的友好表示。你只是侧身让他们一家走过，轻轻地咳嗽了几声。

在研讨会上，遇上长期的对手，你们的观点总是针尖麦芒互斥。这回他的发言，尽管你仍然不能苟同他的论述，可是他那认真探索的精神，自成逻辑的推演，抑扬顿挫流畅自如的宣讲，实在令你佩服眼他的功力。在会议休息饮茶时，你真想走过去跟他说：“虽然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，可是我的确认为你刚才的发言很精彩……”你都走到他跟前，又觉得说这种话会使招误会，而且，你觉得这也实在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

妻子梳妆完毕，转过身来时，你感觉她很漂亮，想赞美一句。可是你怕显得肉麻，你怕妻子不领情，于是你用诸如“老夫老妻了，不必再来这个”、“我就是不说，她也不会不高兴”等等“逻辑”把你的喉咙堵塞上，你终于没说。

同事获得一项荣誉，你深知那确实是他人长期努力的结果，你想对他说：“这是实至名归……”可是，你怕别人认为你是虚伪的奉承，也怕那同事并不需要你这样一个平常人的祝贺。于是，话到喉咙口，你又吞了下去。

下属工作出色，你对他的表现很满意，你真想好好地表扬他一番。可是，你怕他听了“翘尾巴”，从此失去应有的威严。于是，你克制住自己，只是按部就班地向他布置下一个任务。